

烽火記

梁黎劍虹

寒操與我 第二章

新疆歸來清閒自在

民國三十二年春外子梁寒操先生在新疆宣慰歷險回重慶之後，正是他無官一身輕的一段時日，我也由香港脫險逃回重慶後已一年，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兩人的心情都多少有些大難不死之感，更覺我倆人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之可貴，新疆在盛世才統治之下，能安然而同，真是一件大幸之事，記得寒操回渝不久，中央又派了組織部一批高級職員赴新疆，據說是因為盛世才的態度又再次動搖，這批高級黨務工作人員到新後不久，盛世才就不客氣了，找個理由給他們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全部關了起來，而且用重刑迫供。可惜我這人又是老毛病，對人名是無法記憶的。等到這批人員受够了罪放回重慶，有幾位都曾到我家訴苦，說盛世才誣陷他們的罪名是：說他們預備投共抑或什麼我也記不清楚，反正是用了很重的刑，因此他們祇好胡亂招供，舉出來的同謀者人名都是在重慶的高級人員。

那時已是太平洋事變之後兩年，國際形勢好轉，陪都重慶的人心已漸漸安定了下來，市面繁

榮。人民大家的生活方式也漸漸地開始恢復常態，盟軍官兵來到陪都的很多。飯店、跳舞廳都增加了許多家，我雖然仍十分忙於慰勞盟軍，同時也幫忙我們的好朋友伍智梅女士她辦的學校籌款。重慶那時的話劇十分有名，真正是到了登峯造極了，因此我就決定用演話劇推銷票籌款，政治部正在建築一個演話劇的「抗建堂」，我就計算好落成的時間上演「蛻變」一劇來籌款，誰知這件事真把我害慘了，一、是抗建堂到蓋好了，工務局檢驗說是不安全，建築上有問題，不准如期使用，這可把我急壞了，票已全部推出，如何是好，我特別到工務局交涉，工務局就派員會同建築公司人員拆開屋頂大樑接合部份給我看看，結果是的確不合格，我祇有請建築公司加工修改了。修改好之日大家仍不放心，因為每場均是上千人命的事，於是政治部提議：派千餘軍隊到樓上試坐看，試驗之日，我當然在場，其實我真是心驚胆跳地跟着他們樓上樓下的跑。二、是推票方面，我這人一輩子一見到數目字，就昏了頭，可憐我除盡力將票推銷外，當然跟着就是報告賬目了。我記得我已早知道自己的弱點，先預備了一個

專用放該項票款的櫃子，可是到結賬時我仍足費了幾天都對不上賬，我真急到不知如何是好。寒操也的確清閒了，於是他就跟着學畫畫，黃君璧老師是按時到我家裏教我畫畫的，可惜黃老師他對我的懶，無法管束，有一兩次他寫好一張字條說，我每日一定畫兩小時畫，要我簽字，我就是不肯簽。寒操却畫了不少幅竹和美人，都可惜沒有收藏起來。

不知是民國卅二年底或卅三年初不太清楚，陳策被委任做廣州市長，他見寒操仍無官一身輕，就上書給最高當局蔣介石委員長，要求派寒操做副市長，但當局沒有准，說寒操要留重慶另有任用。

我有每天下午飲茶吃點心的習慣，而且喜歡利用這個時間閒聊天，每日下午如果沒有朋友來，我們兩人也同樣擺好咖啡牛奶點心等似模似樣一本正經地邊吃邊聊，所以鄭南生公使就常參加我家裏的下午茶，也常說：「單是你這飲下午茶的習慣就會將你飲窮了的。」我就老是笑着答他：

「反正是窮定了，不飲也不是一樣窮嗎？」

閑情記趣重憶當年

有一天沒有客人祇有我和寒操兩人，到下午茶時間了，我們對坐着我說：

「雖然抗戰很辛苦，時間卻仍是覺得飛快地過去了，我真十分懷念我們新婚在南京的生活呢，我經常回想着我來回奔走於京滬路的一段時間，我也很記得你鬧的笑話，每一想到我就覺得開心好玩。」寒操趕快問：

「什麼笑話？」

「你猜猜看，猜着了送你一包外國雪茄煙

。」

寒操露出焦急的樣子說：

「我可不可以放棄猜的權利，但求你快點說出來！」我笑着說：

「當然可以，我們是最民主的，你有不猜的自由，你既然急着要知道，好！我就例外一次提早告訴你了。你記得不記得我母親是在我們婚後約一個月才到上海的嗎？母親到了上海我雖然在新婚可是我仍然三兩日就到上海一次看母親，每次我從上海回南京你都到火車站接我，有一次我回南京以前先去逛了一下上海的百貨公司，被化粧品部的售貨員拉着要我買化粧品，並請求爲我化妝，我想也很好玩，於是化好粧後並買一副長吊耳環，還索性將頭髮也燙了，然後乘夜車回南京，第二天天一亮大約是早上六點多鐘就抵南京，我下車正預備走出月台，忽然看到一個很像你的人匆匆由我身邊走過，我一怔，立刻回頭看，你已走出離我已三四丈遠了，我奇怪趕緊追上你，我問你：

「一大清早你到那裏去？是出奔抑或接人？你嚇了一跳地望着我一兩秒鐘，才笑着說：『我來接你呀！我還會接誰？』我說：

『接我？那你看見我了還急急忙忙往前跑做什麼？』你哈哈大笑然後說：

『我一到車站，見火車已入月台，就趕忙走入月台，迎面看見一個摩登女郎很像你，但却不敢多看，也怕你下車了我看不見，才急忙往後面車廂走，誰知就是你，你忽然打扮得這樣漂亮我怎能認得出是你。』

『笨書生！連自己太太也不認得，我祇搽了點口紅和粉你就認不得了，我還沒有化妝呢。那天我要逃走，化了裝你就一定追不到，找不到我了。』

『好了，我的頑皮太太我們回家再說罷！』於是我忍着笑和你一起回家，到家了，一入門我就來不及地伏在你身上大笑了一陣。」

「這些你都記得嗎？你說好笑不好笑？」

「好笑！好笑！我記得你從那時起才開始打扮得比花還美。」

「可是你却仍沒有特別替我留點置裝費，而祇是每次你去上海回南京就大買衣料六七件，高跟皮鞋至少一兩雙，害到我堆積如山，也不記得我做過一兩件穿沒有？」

我們夫婦倆無事在家閒聊也頂開心的。停了一會我再給他倒一杯茶，我說：

「我現在想起來，我結婚實在太早了些，太早結婚會被你欺負，這且不去說它了，而且連我的身高都還未長定呢。記得我們新婚住在鐵道部

官舍，有一天我一個人由家走去你辦公大樓的路上，不久我發覺後面一個男人老是跟着我，當我走到大廈入口的後門我禁不住回頭看，一看真使我生氣，原來是我們一個很熟很好的朋友陳延光，我非常生氣地問他：

『你這人真是十分奇怪，不見了你大半年，你躲到那裏去了，現在忽然冒出來，却緊跟着我悶聲不響，連招呼都不招呼，萬一我不回頭看，那你就算了是不是？』

『我看前頭走的小姐身材很像你，却比你高那我就想如果我走上前招呼不是你時怎辦？所以我就緊跟着等你回過頭來再說。』

『胡說，我那會高得這樣快。得閒請到我家坐坐！我家就是前面第二號官舍。』

寒操聽了哈哈大笑說：

「天曉得我什麼時候有那麼大的胆子敢欺負你，你不欺負我就好了，說你在結婚後才長高却是不錯」。我站起來笑着打他說：

「好了站起來讓我們到外面散步去！」李副官聽說我要到外邊散步，趕快就走到飯廳站着等，因爲每次我們散步他都要跟着的。

路上想詩忘了脚步

我們的散步，說起來有時真覺好笑。寒操平時走路總是很急很快，像趕路似的。因此每當我和他散步時我就故意放慢脚步，這樣在他留意時也就一定陪着我並肩一起走，但當他走長了，走久了就會不覺地走在我前頭，那末立刻就變成，他走在前，我在中，李副官在後，這樣散步的隊

形，別人看了不是很好笑嗎？於是我就會趕上前拍他一下說：

「你出來是散步？抑或趕路，你是一個人散步呢？還是和我出來散步？」他就會馬上驚醒說：

「對不住，我在想一首詩呢，想想就忘記了脚步，現在給你一拍，不但人清醒了，詩路也斷了。」我忍着笑給他作了一揖，說：「真抱歉，我的才子丈夫，你的詩路給我打斷了。」

「算了！你老是這樣頑皮。」說着拉着我的手笑了起來。

這是我倆在那比較清閒輕鬆一段時期的家庭生活。回想太平洋事變香港淪陷後，我以驚人的速度逃離香港安抵重慶，立刻成爲逃抵重慶的第一人，國內報章當然成爲特別新聞，美國「生活雜誌」也派記者訪問。國父夫人宋慶齡女士立刻召見我，詢問詳細情形，蔣夫人領導的婦女工作指導委員會也邀請我去演講，各親友也紛至沓來，簡直忙個不得了，而我自己已在驚魂甫定中，也的確需要一段時間休養，不過我沒有忘記我在香港炮火中對上帝許下的心願和諾言：就是如果有平安回重慶的一天，立刻就受洗歸主。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先到上清寺求精中學內的聯合禮拜堂拜見張海松牧師請他替我施洗禮，我立刻誠心受洗歸主。

公而忘私板下臉來

太平洋事變後，英、美對日宣戰，盟軍源源到達重慶，在氣氛上，精神上我們似乎是感覺鬆了，可是實際戰局却出乎意外地十分吃緊。因爲日本鬼子自美國參戰後，日本海軍力量幾乎被美國整個摧毀，原本在中國戰場上早已成泥足，

無法拔出的日本軍，就已够狼狽不堪，加以在東南亞各地在節節敗逃中。於是那些執迷不悟的日本軍閥，祇有作困獸猶鬥，孤注一擲的行動了。在西北，西南分別展開了瘋狂的猛烈進攻；轟炸昆明，貴陽，最後竟佔領了獨山，獨山被佔領後，重慶陪都大受威脅而震驚，我更是緊張害怕，而且我兩個孩子都在重慶，我整天憂愁着我該如何來保護她們，寒操是向來不會爲自己著想和打算，也同樣不會爲家人著想和打算的人，那末，萬一有那麼一天，我們該到什麼地方才算安全呢？

最後我想到寒操有一個胞弟抵塵在我們訂婚時就跟一個姓梁的華僑去了美國，從此就沒有回國，雖然在美和土生華僑女子結婚後生了幾個兒女，可是生活一直不好，祇在艱苦掙扎中過日子。雖然如此他從未向他哥哥要求過幫忙，他在國外的中國機構中謀個一官半職，他哥哥也從不向他政治圈內的朋友開口拜託過，甚至從未向人說及他有個弟弟在美國。當一九六二年美國國務院邀請我赴美考察時，他已垂垂老矣，仍是在一間修理火車頭的鐵工廠做工人，他老板陪我參觀工廠時，就看見他在工廠做着鐵工，我這仍未趕上時代的舊腦筋，難免十分難過。

在無可奈何中想到了他，於是我迫不得已地硬着頭皮，預備挨罵地向寒操說：

「時局這樣危急，好不好將兩個孩子送到美國二叔那裏暫住一個時期？」

他立刻板下臉來：「什麼？你的兒女爲什麼要比別人的特別，要特別送到美國去？」

「這是萬不得已的，我們做父母的有保護子女的責任，他們都未成年，一切都得靠父母安排，而做父母的更有爲子女一切安全着想的責任，政府爲什麼一開戰就先撤退婦孺呢？那就是政府保護人民的責任，我也祇是根據這原理，我絕不想我的子女比別人特別，正如我從未想過我自己比任何人特別一樣。現在你既然反對，我也不願意破壞你做人的原則，這問題就不用再談。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如何能爲國盡力好不好？」

發動勞軍獻金運動

「好！我也真覺抱歉！事事都要你多操心。」

「不必客氣！我們結婚也快十年了，我明白你是一個絕對爲人，而向不爲己的人，做你這樣一種人的太太，那祇有由我多負點責任了。我覺得抗戰已抗了快五年，人心士氣都大不如前，我們應該在這危急關頭好好地想個方法來鼓勵民心士氣一下，我正在計劃來一次獻金大遊行，用一面大國旗，平面橫舉着，由我的慰勞分會出發，一直到城內的銀行繁盛市區，敲鑼打鼓地，高喊救國口號沿途呼籲人民大量獻金，這樣，你以爲怎樣？」

「好極了！你做事一向有衝勁，你能這樣做一定會有很大的效果，你捐到錢，我帶着捐款親自到前線勞軍不是一個很好的鼓勵軍民的打氣辦法嗎？」

「對！對！就這樣辦，我明天就着手去辦這件大事，我真高興我們又想出一個好辦法來，我好高興！」走上前擁抱着他跳了兩三步。

「好了，別鬧！你還是和以前一樣離不了孩

子氣。」

第二天我一早就到慰勞會着手籌辦獻金大遊行的一切細節。我囑咐總幹事幾件要特別注意的事，一、獻金遊行一定要先培養氣氛，那末，樂隊是必需的，同時也要約請學生們在各處熱鬧街



劫後餘生、烽火記閒情

本文作者（左）與夫婿梁寒操教授在陪都重慶飲下午茶時之情景。

頭演講，務要重振開始抗戰時的熱情，還有我們參加遊行的主持人都將名字掛在衣襟上，以便我們進入銀行和大商號時一看就明瞭我們的身份，知道我們並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實實在在的參加抗戰的行動者。

等我們都準備妥當了，我們定於第二天的早上七時在慰勞會出發，沿路配合音樂抗戰歌曲，口號，街頭演講等場面也十分熱鬧，雖然是陰天，且下着毛毛雨，也十分寒冷，可是我們大家都十分興奮，圍觀的羣衆都熱烈響應，大家互相鼓勵向國旗上拋錢，走到銀行區我和委員們都走入屋內籲請他們爲抗日，爲救國，有錢出錢！俾我們可以立刻請寒操先生帶捐款赴前線勞軍，很多銀行界都是朋友，聽到我這樣真誠的呼籲都同聲贊美而且也有立刻參加我們募捐行列，陪着我到其他地方勸捐。如此聲嘶力竭地進行到下午四時才往回走，到慰勞會時已是五時多了，我們解散分會以外的協助人員，由空軍之母高老太太（高志航先生的母親），游擊之母趙老夫人兩位接班陪同送往離分會不遠的銀行先行封鎖保管所有捐得的現款，並請高、趙兩位老夫人暫行看守，等我先回家休息進食。回到家裏，才感到飢渴，勞累不堪，但任務仍在緊要關頭中，捐款仍未清算，於是匆匆

吃完飯立刻打電話通知另一批協助清數鈔票金錢的人員，我記得清數人員中就有馬超俊太太沈慧蓮女士、寒操等，立刻就趕到銀行監視開封，打開存放大量錢銀鈔票的房間，進入後立刻開始會同銀行職員們細數所得數目。一共遊行三天，三天都下着毛毛雨，三天都寒冷澈骨，而我們三天也同樣一早出發，黃昏後才回，三天也同樣的程序，就是不同路線罷了，最後每晚數錢的人員都數到十一點才辦妥一切清理手續，我真十分感謝大家的同心協力合作，幫助我完成這完美的獻金大遊行。更值得欣喜的是所得的數目十分龐大，足夠寒操組團赴前線勞軍有餘。寒操也十分高興，立刻着手徵求同赴前線勞軍的人員，當時同行的人，據我記得的，有青年軍女大隊長陳逸雲女士、徐恩曾夫人費俠女士還有其他多位我就記不清楚名字了。寒操等很快就趕赴前線，據回來的人對我說，他們一行人等都十分盡力，加之當地人們的協助，處處的勞軍場面都十分精采熱烈，寒操在所到之處除宣揚政府最高當局對前方軍民關懷外，更以愛國大義激勵他們。在勞軍會上寒操還親自演唱廣東戲，由於該戰區多是兩廣軍隊，故十分愉快開心。

反攻順利前線勞軍

獻金遊行和組團赴前線勞軍後，軍事反攻順利，全國上下和我的心情都安靜下來。那時盟軍到重慶的非常多，我就將慰勞盟軍作主要的工作，我先發動上級家庭在家中分批宴請盟軍，我自己先帶頭舉行。美軍總部就在上清寺求精中學內，離我家和慰勞會都不遠。當時國父夫人也住在

上清寺兩路口，她十分支持我的行動，本來她是最怕見陌生人的。但是她居然也參加我的家庭慰勞盟軍的行動，這使我十分欣喜。

到一九四五年時重慶的抗戰情況因美國參戰的緣故已十分樂觀。一般人民大眾都有了改變，尤其是一般婦女都開始稍加打扮裝飾了，重慶市面也繁榮起來，跳舞場所也開設了不少，於是我就想到來一次盛大的慰勞盟軍晚宴舞會，向谷正綱先生主持的抗敵後援會請求在經費上支持我，他立刻同意，批下了一筆足夠開支的錢給我。我立即着手籌備，我大約廿位太太小姐做基本主人，再請她們每人約十位女主人自成一枱，宴請時分為軍官一晚，士兵一晚，地點是勝利大廈，每晚在大廳內擺設主席枱在當中，兩旁擺好廿席，每席由十位女主人主持，當中是跳舞的場地。可是祇有電唱機，由專人主管。宴請長官那晚我邀請了最高軍事長官有馬歇爾、魏德邁、大使赫爾等等。我並不親自陪那些最高要人，我讓我們政府官員的太太女主人陪他們，我自己特別陪那些我經常慰勞見面的軍官。所以他們特別高興，那兩晚孫夫人都特別破例出席，並事先替我寫好演說詞。可惜兩晚的相片都讓照相的人照壞了，幸虧還照出一兩張作紀念。那兩晚的慰勞晚會非常成功，以至勝利時重慶市政府宴別盟軍晚會也專請我籌備及主持。

除正式規模宴請勞軍外，我還到郊外慰勞空軍。記得有一次，我和馬沈慧蓮一同到郊區某處（地名已忘記）到達時已是下午四時多，我因為有十二指腸潰瘍經常下午要吃茶點，到達地點我

已經很餓了，幸得黃仁霖先生在那裏主持，他叫人弄了火腿雞蛋三文治給我們作點心，吃完了才恢復一點原氣，慰勞完畢已是黃昏近晚，臨走時傾盆大雨，我們一行坐了一架有篷大卡車，郊區沒有路燈，黑漆一片，篷車漏雨，等到重慶市時每個人都成了落湯雞。

不知是湊巧，抑或我們運氣好，民國三十三年冬自我們的獻金大遊行，和赴前線勞軍後，軍事情形就慢慢好轉，一個月不到，十二月初獨山就收復，至此舉國上下的心情都安定下來，我們最黑暗的時期總算過去了。

自從獨山收復後，重慶的人心都像預感到勝利立刻就會來臨似的，空襲也很少了，可說簡直就沒有了，日本軍也沒有多大的鬥志。寒操就將我們在北碚的新屋賣去，政府那時正在發行一種美金公債，一美元兌廿元國幣，我提議將賣屋的錢全部買了美金公債，寒操大概不以為然，我說過了就算，就不記得再去管他，而我自己却設法東打西算地湊了些錢到銀行去買了三千元美金公債，到銀行那天却巧遇見徐亨先生（現在是立法委員了）他就常常拿這件事實我買了不的美金公債。結果過了很短時間美金公債漲到大約六七十元兌一美金了，到那時我就想到問寒操他有沒有將賣北碚屋的錢買美金公債？他說：「沒有，拿去放利了。」最後在勝利前沈劍虹先生在國際宣傳處任職，國際宣傳處同屬宣傳部的機構，我知道沈劍虹先生正要派去美國，我就託他將我的三千元美金公債帶至美國交給鄭南生先生替我換成美金現鈔，等他鄭寶南（即鄭南生）回國時帶回

給我，勝利後鄭南生回國時立刻就將三千元美鈔現款交回給我。我也靠這筆錢維持了一段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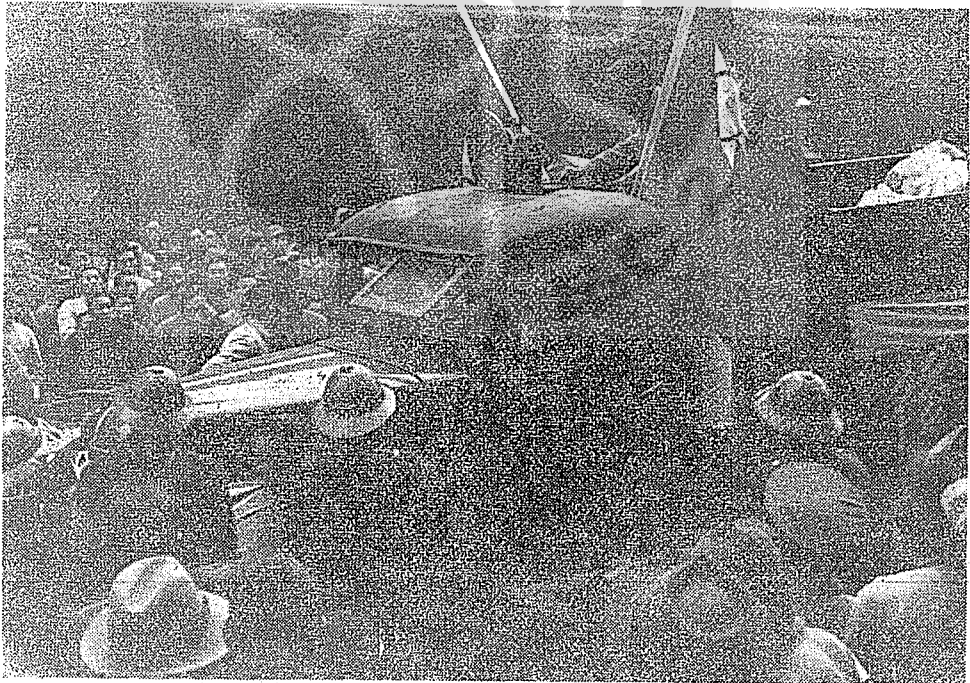
不事生計難為太太

寒操，我從心裏認為他是一個難得的好丈夫，可是做了幾十年他太太的我，在經濟上不管他的職位是什麼「長」，我都同樣被壓迫得透不過氣來，好在我天生不笨，早就感悟到他的這些超人的長處，起先我就決定先從自己做起，盡可能節省，我自己一點嗜好也沒有，不用加意節省就够節省的了，因此積少成多，每月也能勉強存點錢下來，然後我開始注意各種經濟有關的社會大小事，幸好我經常靠直覺的靈感也十分準確的，就如抗戰後期的美金公債我就賺了不少，也的確幫了他不小的忙。抗戰後期政府也舉辦了一種黃金儲蓄，人民大眾可以到銀行辦理，以兩萬國幣計算存黃金一兩，我六姑姑在開始就到銀行存了大約三十兩，很快政府就發給她現黃金了，那時市價已漲至四萬壹兩。我看到了我又在這上面打算，我對我六姑姑說，你不要將黃金賣了將現款再存入銀行，她搖搖頭說：「算了」，我就說：「那末你願不願意借給我？」她說：「可以你拿去用好了」，於是我就借了去賣了然後拿去銀行同樣存入黃金儲蓄，此後黃金果然直線上升，升至大約六七萬一兩了（我記不清楚數字）。於是宋子文先生就忽然決定了六折發給黃金。這件事我很好笑，我不知是我直覺不靈抑或怎的，反正我是白忙了一陣，在許多次的經驗中，我算是觸礁了這一件，好在我多數是不错的，不然我怎能得了。

(頁四十七見文) 圖插「憶雜戰抗」虹劍黎梁



景情之會舞官軍單美請宴會勞慰女婦市慶重辦主虹劍黎



。物實集收途沿行遊車乘生學，動運國救金獻起發界各慶重夕前利勝戰抗